

光滿的美的觀念。實價五角，現賣特價三角半。
此星期為限。

代售處

北京大學出版部

月刊

地址：北京，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
至六點鐘。)

報名；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止，三十日在本校考試。

校址；東西北，船板胡同東口五顯廟胡同三十四號。

京報副刊

第三九五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考古與迷信

馬叔平

京內外各大書坊有代售

上行門（續二十一日完）

黎錦明

馬叔平

講到考古這件事，有此人或者以為有「門倒車」的嫌疑。其實不然。我們所以要研究歷史的，並不是想復古，是要曉得我們的老祖宗怎樣的工作，怎樣的進行，纔有這份遺產交給我們；我們承受了這份遺產，應該怎樣繼續著工作，繼續著進行，再傳給我們的子孫。有許多是他們——老祖宗做錯了的事，走錯了的路，我們就應該改變方針，不要再上他們的當。

換句話說，就是因為現在的「果」而去求從前的「因」，又由現在的因，而希望後來的果，並不是恢復到從前的「因」的地位。我們的老祖宗傳遺產給我們的時候，雖然也有許多零碎的帳，交給我們，讓我們查點，但是我們現在要查的帳反而沒有，並且還有許多假帳在裏面。所以我們不能不在他們所走過的那幾條路上再找一找，也許還有落下的帳簿，也許

京報副刊

孫伏園先生來信，叫我做篇文章，將年來考古事業的發展進行方面說一說。我對於這個題目實不敢奉命。何以呢？因為我們國內就從來沒有什麼考古事業，講不到進行，更講不到發展，真是可笑的很，慚愧的很。有人以為我這句話太過火了，問我道：「我們談到各種科學，或者跟不上人家，但是講到考古，或者還可以傲人家吧。人家所得的材料多麼寒微，偶爾發現幾百年前的東西，便矜爲希世之寶；我們這裡所發現的材料，動不動就是紀元前的，甚至於人家來了一年半載，就發現許多幾萬年前的動物化石，滿載而歸。我們國內豈不是一個考古學的實驗室嗎？講到事業方面，如北京的古物陳列所啦，歷史博物館啦，故宮博物院啦，各省地方的古物保存所啦，都是各有各的成績，做這項買賣的，北京的城裏城外就是

幾百家，每天火車運來的古物也不曉得有若干箱，他們的這些主顧，或是買銅器的，或是買石頭的，或是玩古錢的，或是鑿漢玉的，終日帶着老花眼鏡，在那裏摩挲賞玩，那一樣不是我所說的考古事業？怎麼好說沒有呢？」咳！這都不是我所說的考古事業，也不是孫先生所問的。我組織的大規模事業，我們國內實在是沒有有過，叫我從何說起呢？但是所以沒有這種事業的原因，倒不能不說一說。記得十一月十七日的本刊中有龍雲君的「考古與吊陰」一文，伏園先生在後面加上很長的按語，說得很透澈。

當時我看了這篇文章，也想說兩句話補充孫先生的意思，後來因為懶得動筆，就擱下了（也像疑古先生一樣，要在「遇」字上加上無數的「來」字）。現在被孫先生一逼，祇得寫出來聊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還有落下什麼別的東西，也許還有什麼腳印子，讓我們得到些比較完全些的知識，這纔是考古的真正意義呢。

我們要在前人走過的路上去找，是怎樣的方法呢？有的是在地面上的，有的是在地底下的。地面上的東西，找起來固然容易，但是毀壞起來也容易，所以存留的就不多；地底下的，找起來雖然比較的難一點，可是保存得好，發現出來是有系統的。所以要講考古，是非發掘不可的，不但是刮地皮，簡直是挖地心子。

中國的土壤這麼大，這塊心子從何挖起呢？我們應當定一個標準纔是。要定標準，先要曉得那些東西所以埋藏的原因，這種原因不外乎兩種：一種是無意識的埋藏，例如地震陷落，火山爆發，河流變遷，兵燹摧殘等等皆是；他們在城市都會中犧牲了許多生命財產，結果就不過給後人一些考古的材料，我們若是不去發掘，他們都是白犧牲了，我們怎麼對得住呢？一種是有意識的埋藏，例如喪葬之禮，凡生前所享用的，都可當作送死之具，而且應有盡有，陳設井井，我們見到某一時代的一幕，就可以知道某一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態，這豈不是比較的實在，比較的有系統的歷史材料麼？孫先生說得好，二十四史是一部地面上的歷史，還有一部比牠更重要，更精確，更複雜的二

十四史在地下呢。」這話真不錯呀！中國掘墳的事，在歷史上找起來，幾於無時無地不有，差不多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是爲盜寶而掘的——是強盜階級做的事。但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至今引爲美談的，即如「晉書束晳傳」說：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全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分釋皆有義證。」

這可算是空前的發現了，至今歷史家還在感謝那不準呢，可惜他的動機是很不正當，所以雖有貢獻，而不能不說是盜發的。

心理而反對學術團體的發掘。我們可以把這班人人们的迷信心理分析的觀察一下子。

一種是迷信鬼神：這是中國四千年來牢不可破的思想，以為人死了就變鬼，鬼的起居飲食，應該同生人一樣，墳墓是給鬼蓋的房子，祭祀是請鬼吃飯。假使把鬼的房子——墳墓毀壞了，鬼就無所憑依，要作起來的。這不但中國如此，世界各國都有這種迷信，不過科學發達之後，人家漸漸的覺悟，而我們中國人因為教育不普及的緣故，還是依然故我，甚而至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因為環境的關係，還不能打破這一關。他們反對發掘的理由，並不說是怕鬼作祟，却是主持人道的招牌。要曉得人道兩個字，是專指人類的同情心，護持人類的

北京的一種古怪週刊「語絲」的廣告

「乎是值得廣告的。」「語絲」的最大特色在於「不說別人的話」，至於「不用別人的錢」或者「還是第二點。總之」「語絲」在北京——或是中國

進猛

時事短評

(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今
測

二一

出版日期：一月二二日
發行地址：北京銀閣十九號

期價 目：京內每份銅元二枚京外一分

論

九月，公園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圓一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家屬的，也就不容你解剖。除非是死者犯了疑難病症，有遺囑叫解剖的，那雖非死囚路倒戶

，也得解剖。這豈不是主權問題嗎？發掘墳墓

也是一樣，若是有子孫的，非得了他的子孫許可，是不能發掘的。若是沒有子孫的墳墓，那是應當發掘的。無論是沒有鬼，即便有鬼，鬼也應當贊成的——因為一般信鬼的人都說鬼的智識比人高，所以鬼應該明白這個。

一項是迷信風水：中國的「風水」來話風水的，但是上頭說過，無上的「真經」以發掘，那麼所掘的墳墓，是風水不好已經絕後的了。所以發掘墓，似乎與風水倒沒有多大關係，然而你要發掘故城或墳墓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借風水題目來阻止，譬如說這一城一村

一鎮的人所以能够平安過日子，全靠這塊地的形勢如何如何的好。若是掘斷了地脈，那這全城全鎮的人都要倒楣了。竟可以鼓動全城全村全鎮的人鳴起鑼來同你爲難，騙逐你出境。在這種情形之下，是無理可喻的。記得陝西澄城縣北寺村有一塊碑，是北魏太和十二年立的，叫做彌勒寺碑。從前這碑的拓本很少見，據說因爲這碑有風水的關係，若是有人拓了牠，這村裡就要死孩子，所以禁止人家去拓。前幾年，這廟裡住了好些丘八太爺，他們聽說這碑的拓片值錢，就拼命的拓了賣，倒也沒有聽

說那村的孩子都死完了。你看破廟裏的一塊碑，尚且有許多的風水傳說，何況大計劃的發掘呢？

有了這兩種的迷信，所以大多數的人纔把考古與吊陰兩件事相提並論，以爲這是殘酷的，不人道的，是強盜的行爲。你看糟不糟？我現在希望大家把這個意思宣傳，讓大多數人瞭解這公私的區別，竭力提倡公開的發掘，總要使得「地下的二十四史」取地上的二十四史而代之」纔好。但是有兩件事要請大家注意的：一是不要胡亂的發掘，須要羅致許多的專門人材，用科學的方法。二是互相監督，不要白犧牲了有用的材料，或是據爲己有。我希望大

多數的人，能够拿反對的精神，用在提倡和監督的責任上，那纔是正當的辦法。
還有一句話，我要附帶的說一說。學問這件事，原來是世界的，是人類共同的，本來不分什麼國界。可是研究中國史，蒐集中國的史料，是我們中國人應盡的天職，也就是應有的主權。若是我們都放棄了不答，讓外國的無論什麼人，來替我們「越俎代謀」，已經是件可恥的事，結果如把中國的史料搬空了，我們要研究本國史的人，都要出洋留學，那豈不是一件笑話。我希望大家一面謝絕人家的代勞，一面要自己努力的去幹呀！

十四年十二月六日馬衡。

開發西北與化學工業

俞宗杰

（本刊週年紀念論文之五）（上）

，促進民智。交通與教育，委員會開發西北的好利源，盡棄於地，識時務者對於維持民生，整理國富，都同聲一致贊成開發西北，爲啓發社會經濟第一要義。但談者雖久已有人，抱實現而挾有具體辦法者，當首推實行開發西北的馮督辦。這一年中，開發的成績，第一要算兵工築路，交通賴以便利，第二是開辦平民教育

，開發西北，有開始進行的時候，人才與經濟，最爲需要。所謂西北之地，無非爲荒漠較

莫之鄉，習居於內地的人，是絕對裏足不欲進取的，尤其是我國安分守貧的民族，更不喜於冒險謀利，所以開發西北的呼聲，高唱入天，人民的景從開墾，實甚稀少，俗語說得好，「曾向南走一千，不向北走一磚，」習性使然，無足深怪！

所謂開發，當然以建設為主，改造為副。現在西北的事業有限，民知未開，與內地相較，已不足以道里計，怎能與歐美並論呢？因此我們在西北地方，要相宜開墾，擇地制宜，於是改良農牧，啓發工商，為當今的急務了。其中最重要的要推工業；工業發達，農戶可以振興，商務可以茂盛。然而當局欲還內地人民開發西北的利源，化學工業是不可不先提倡的，因他關係日常生活的需求太重，且精製農產品以便運輸，也是需要的。現在我特將在西北地方所提倡的化學工業，略述幾種，與有志開發西北者討論討論。

化學工業，我國應急提倡，不僅是關於現在開發西北為必要，內地商場被舶來品所占者，無非是我國廉價原料所製的化學成品，每年金錢輸出外洋，言之實可心痛！商人以謀利為目的，採送商品，無非合國人的嗜好及獲利的需要為前提，且外國人又能製造投好我國民族心理的物品，利用該處製造減輕成本，廉價銷

售，加以人民的購物自由權，法律不便干涉，於是國貨停滯，金融阻塞，全國的經濟社會，實有破產之虞！內地化學工業，不是無人提倡，只因外國的帝國主義侵入我國的經濟界，一切實業都受他的影響，不能自由發達，能勉強維持現狀者，尙算是殘得勝利了。我不是對於提倡化學工業，說在內地決難發展，不過因有種種原料與成本的關係，有許多化學事業，應乘這開發西北的機會，國內的企業家最好齊勇起來集資去進行，我想前途是無限廣的。

化學事業，在西北進行，所以有發達的希望，就是我們要利用他那片廣大的荒土，建築偉大的農業化學事業。西北地方，假使移民盡量地開墾之後，僅以當時民生為能事，這是我們不敢希望，怕也無人希望，因窮民無能力去開墾，智識階級與山戶，不必在那邊去求生。我說：經營西北的開發是我國上下一體的，業！

這個偉大而有希望的事業，他的靈魂寄託在化學工業上。現在我們要把應設的化學事業，在西北可實現的，產品可抵消舶來品的，並且也要增加西北人民之夢物質文明的，希望當局在相當地方，計畫各種化學工廠，招內地人去承辦，並採取新經濟政策，管理資本與營業，以能免除過去的勞資衝突為要義。

一七一

至於西北地方，應設何種化學工廠，這自然是大問題，尤其要熟悉西北情形及全國實業狀況的人才能答復。現在僅就見聞所及和平日觀察所得，把進行西北的化學工業，分為兩種步驟：一種是急進的，一種是緩進的。我以為民辦的可取急進的，官辦或官民合辦的則取緩進的，屬於民辦的，資本可具伸縮性，屬於官辦的或官民合辦的，資本求其充足，時期求其久長。

現在把採用氣進手續的化學工業，在西北各項應如何設施，先提出來討論。

察哈爾，綏、葫蘆，原為半民遊牧之地；耕種者亦居定所，多為漢族遷居之民，所以直到現在，西北的生產，除畜牧外，農業也不豐，僅供自給為主。農、商極幼稚，何況手工商呢？張家口因為接壤京畿，又通車輪，成為水陸交通的市場，有皮毛牛子驥馬及布設茶鹽等交易。因為北地畜牧業，及產土鹽，有口埠所謂化學工業，首當推硝皮製革造漆等幾種，每年產額約售於內地者，數也不少；但是他們都用土法造的，固守成不改，將來的市場，當為舶來品所奪，這是可預定的。

按熱心西北者的調查，除許多未開發的荒

地外，現有的物產，可分述如下：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哲學思想與哲學（論說）

釋「它」（讀書雜記）

董遇西
有化堂

漢 共產開拓的我見

漆樹分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第十二期目錄

大
文化

錢財

民族學

顧日勵
趙仲功

句風燕

(A) 牲畜

(1) 馬：每年產額約四十二萬五千頭，

(2) 牛：每年產額約三十二萬五千頭，

(3) 羊：分青羊，山羊，黃羊三種，每年產額共約七十七萬頭，

(4) 驢駝：每年產額約一千三百五十頭。

以上產畜，僅就察綏兩區而計，綏區尚不在內。此外尚有獵產如狼，豹，熊，鹿，狐，貉，鴨，鶲，兔，野豕，貂鼠，灰鼠，海龍，猞猁等，都為硝毛皮好原料，價亦貴重。

(B) 農產——察綏兩區，地廣雖廣，惟人民多善游牧，農產不見豐實。因氣候與土質，農民多植大小麥，莜麥，蕷麥等，谷等農產物。

(C) 磐產——

(1) 煤：屬於察區的，有張北縣的土木路及殿門口；屬於綏區的有大青山煤礦，礦區滿佈於包頭，五原及土默特左右翼，礦質亦極佳。

(2)鹽池：西北產鹽的區域，大別之勒盟及烏珠穆沁地方；(二)在綏區

的阿拉善旗及吉蘭泰地方。這兩區所產之鹽，前者運銷於東三省及京津，後者銷於歸，包，甯夏等地方。

(3) 鹽：我國產天然鹽，首推口輪，係製於張家口，原輪是取自察屬正藍旗，每年產額銷售於內地者，實在不少。

(4) 五金及雜礦：五金礦在察綏的也豐富，如烏里雅蘇台，阿爾泰的金沙，梧桐的金礦，承平的銀礦，四江溝的銅，札薩克圖的野馬頭，陶爾吉等山，及達爾呼旗西北的五金礦，其他石棉與雲母，也產得很多。

(D) 森林——西北雖缺乏森林，在包頭之西，五原之北，烏拉山山陰一帶，盛產柏木，紅松，山榆，榆瓦有七百里之長，南北亦有數十里不等。

西北地方，因人口稀少，雖居大地，產物不多，經濟極不發達。縱觀上述產物，惟畜產為人民生活的主要品。現在我們要到西北發展實業，當然須先從固有產物方面利用起，逐漸擴充到開發地力。化學工業要在西北去提倡，自然須與畜牧與農業攜手，基礎才能站的穩固。化學工業與畜牧已經攜手，在西北最著的，算是硝皮，這個歷史已經很久了，可供還用舊

法製造；與農業攜手的，只有榨油，而且也不發達。我們觀西北的現狀，和內地的情形，相差甚遠，假使抱決心在西北相當地方，毅力去從事化學工業的開發，一定很有希望。在短期間內，我們可以去嘗試的化學工業，在我個人的眼光看來，有如下述的種種：

(A) 皮革工業：皮革事業，可分製革與毛皮兩大部，兼做與分做都可以聽便。這項工業的出品，以輸出為目的，所以製造的方法與裝飾，都要適合運銷各處的嗜好與應用。應資本的限制，各廠家可計議錯地的區域，分製各項成品，不但可以促進成績，且可免同一競賣的損失。西北各處硝皮的方法，都沿用舊法，我們新設的硝皮工廠，為節省開辦費起見，祇能利用廉價的人工，至於處理各步的工程，不能採用新法，以便所製成品可以抵抗舶來品。因運輸的梗塞，或運費貴昂，最好一部分的產品製成各種日常應用熟貨，送至各處，那成本可以減低，定能受主顧的歡迎。

(B) 油脂工業：我們對於油脂工業，因用途不同，可劃分三大部，分別去進行。油的用途，大別為食用品及工業用品。現在我們不但定工業用品為製造的目的，所以除設植物油工廠外，還要設煉油工廠及人造脂肪工廠，原料除收買牛羊豬等動物油外，並且設法提倡農民

按照我們製油的計畫，叫他們廣種亞麻，大豆，葵子並及桐，柏之類。桐柏可否種植，尙待試驗，惟亞麻為西北特有產品，且亞麻子油又為工業上最重要之品物。現在西北的亞麻子，都為外人收去，利源外溢，我們應當努力挽回；惟世界動物油有限，現在已發明脂肪質油，用植物油製造了。所以應由煉油工廠，提取純油，再設人造脂肪工廠，收植物油製造脂肪油，以供世界上工業之用。製造純油及脂肪油，這是直西北開發利益的工業政策；一，要把地力發現，二，用廉價物產造成高貴物品，三，節省運費，如是直接可獲幾層厚利，國人應當注意的！

(C) 製糖工業 製糖在西北為新事業，這是我們希望去提倡的。糖質與個人的思想及體格極有關係，實影響於世界的文明。我們如果不欲西北人民開化則已，否則，應獎勵他們吃糖。在內地糖的銷量，除東南產蔗的幾省區，如廣東，福建及江浙等省略產蔗糖外，別省就說不上了。現在全國人所吃的糖，十之八九是英國和日本的糖。但日本除台灣的蔗糖外，還有許多糖是在我國的東北部製造的。這真是好笑，中國的魄力，偏要讓他們來代勞開發。日本人在遼河沿岸，招我國農民給他們種

甜菜（種蘿蔔），每年不管豐歉，給農民定值，讓他們去收獲，製成白糖，仍舊賣給我們吃了，我們任他們從中獲得巨利，我實在看得眼紅了，所以提議在綏遠區內河套附近的肥地，廣種甜菜，並設糖廠製造，把糖運銷至新疆，甘肅，陝西，山西及蒙古等地。我想河套附近，京綏鐵路盡量向西延長，那製糖事業的前途，就無可限量了！國人！不妨起來試試吧！

(D) 造紙工業：造紙工業，是我國現在急須提倡的工業了。近來印刷事業非常發達，即從報紙而論，每年紙額，不知要萬千，其他如印書與書寫用的，數亦不能計算。所謂我國自造的南紙，除供書寫的用料外，印刷的紙張，無不用洋紙了，設使再不提倡用新法仿造洋紙，怕我國宣傳文化事業的大權，將操在外人手裏了。西北地方本無教育，原無文化之可言，直到現在馮督辦勸精圖治，強民教育，除開發地利外，兼自傳文化，現按報紙所載，張家口因紙張需要驟增，南紙店漸見發迹，這

是西北有文化開始發展的明証，那末不是以後紙的需求將逐年發達嗎？假使洋紙供給西北的那邊，成本已貴，用途與價值，都不能與洋紙競爭的，勢非銷售洋紙不可，想到這裏，所以

察綏兩區地方，至少各有一個規模略大的造紙工廠，以廉價自供。造紙的原料，木頭除吉林一部分足供造紙外，國內無希望的了；南紙大都用竹製造，可是北方因氣候寒冷，不宜於植竹；雖然西北造紙，缺乏木竹的紙料，不過這紙的原料，祇要是好的植物纖維質的東西，都可應用。話雖如此，處理纖維質和配合紙漿，尚須費極大研究，有志者事竟成，這真是我們青年應用學力的機會到了，萬事全在乎自己的努力！我們可以在察綏兩區收取造紙的原料，

可分四大類：

(1) 木材纖維：如赤松，黑松，白松，楊，白楊，黑柳，榆，槐等樹。上面舉的幾種樹，是我們北方常見的，倘若要用他做紙料，那末還要勸農民在未墾種的山坡上，大規模的去栽植起來。這件事業，最好叫官廳來經營，作爲地方事業，供給將來造紙的大原料，也可希望爲全國的木質紙料的供給處。

(2) 藤皮纖維：如亞麻，大麻，苧麻，黃麻，松皮，柏皮，柳皮，白楊皮等等。以上麻類的皮，我們可以拿來做紙料的主要品；一則他是一年生植物，二則他在西北爲普遍的產物，二

時評

馮玉祥下野與今後北方軍閥之瞬息觀（師）
明日之中國
中國革命在印度尼西亞的必要性（常乃璽）

時事短評
（雪）（召）（翰）（皓）
（三）
（水幕）（小說）

周發生
字文
這是中國白話文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密先生提方生將自己的文集」
（哈少年少女——聲）

出了象牙之塔

時評
馮玉祥下野與今後北方軍閥之瞬息觀（師）
明日之中國
中國革命在印度尼西亞的必要性（常乃璽）

時事短評
（雪）（召）（翰）（皓）
（三）
（水幕）（小說）

周發生
字文
這是中國白話文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密先生提方生將自己的文集」
（哈少年少女——聲）

有的說我們的嘲笑，認為要到別地去，或者碑上寫的，所以這論未必公允，文章也沒有水平線可說，不過還是足以代表我們的真實的心，這一點可以

編輯者北京大學第一院絲社
美術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報資每份銅圓四枚外埠洋二分

預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速郵費

期六

詩（三首）
談談對內對外與民族思想
靈與肉

谷鳳翔
張日深

發達，逐漸添置機器，擴充規模。現在開始時期，前途不能預測，不妨仍用舊法去嘗試，這也是謹慎半生的法子。

（未完）

手一按道：「我們這一科不要緊！你們安心辦事，不要着慌！」說畢身一扭，進去了。

他們受了回虛驚，又把担子鬆下了。然而

則舊紙的織物也可用，所以這種原料最容易收集，並且纖維極佳，可敘上等紙料。以上所舉的也是西北的產物。

（3）植物纖維：如高粱稈，稻，麥，穀，玉米等稈，各種蘆葦，其他如蒲草，茅草，燈心草，苦草，蘆草，除後幾種少見外，其餘的非常多，都為農家的副產品，以至當不奇貴，惟免種原料，須多費工續，如要造成好紙，應用新方法，僅用我國的舊法，不能完成；好在改為西方的產物，精製之後，就可應用了，不必化大錢購買，所以極為便利。

（4）毛織繩：只有棉一種。棉是服用的重要原料，當然不能全用棉來造紙的。西北地寒，服用都以毛皮製，對於棉似乎重要，極少種植。假使要用棉做紙料，就是向城鎮收羅棉質的破舊東西，廢物利用，也是一件要緊的工作。

造紙的原料，既如上述，對於製造方法，按西北現在原有的造紙料及產土鹽，應採蘇達法為主，兼用手工完成紙張，將來可因事業之

上衙門（續二十一日） 魏明

「呀，不好！」「他們斗然惶惑而震驚了，忙跑上來問着。

「總長的意思，說是財乏人多，恐怕又要裁員！」這一句當頭霹靂，給他們直驚得面面相覷。

「我多少呢？」他們悄聲問着。

「計算起來，」那科長仰起臉道，「本部的辦事員已經超過了一千七百人；錄事呢，差不多也滿千數。那麼要裁，辦事員恐怕要消去三分之二才行；至於錄事，至少也要裁去兩百人。現在正在那裏開部議，不知道結果怎麼樣。」說到這裡，他一轉身，直趨科長室而去。

「……有救濟方法麼？我們想……」有兩個還追着問。

却是科長似乎不大介意，旋着門，回身將

「……」「後來，一摸，獨獨又把紅中摸成三隻！恰恰下平放出第四隻紅中，那麼我就把這一隻亂搖，停了一忽道，「我開首就摸起兩行條字，一對紅中，發財白版一樣一隻，其餘的幾隻零牌，起初預備著起來。那曉得……」接着停住儘只搔腦袋。

「後來呢？」

「後來，一摸，獨獨又把紅中摸成三隻！恰恰下平放出第四隻紅中，那麼我就把這一隻

又裝只錢袋。

「那就只要一進一定喺，後來呢？」

「好，打到把白版一碰，我就單約一隻發財……」

「我，這就對啦！為什麼不約那張呢？」

「聽我說聽我說喎，」晦氣臉發燙的說，「撲到我定了過後的第二圈，我竟然還然把一隻發財撲到手裏來啦！只怪得我真蠢！不該把聲色一現，還不是上手打的那隻五萬，對門忽然喊聲『碰』！哎，天呀！……那個又曉得那老鬼派的，偏偏又是開五萬是，來單約四萬！他幾百代的祖宗，偏偏是上就是那王八勾出來的四萬！」

這一來，他們都翻着眼瞪住了。

「他們弄你的鬼咧！」忽然那留學生的後生高起興來了，插口說，「他那有不和二六萬又鈔四萬的牌呢！」

「是噃！正翁，這回的確是上當！」他們一齊嚷着。只是晦氣臉可真晦氣了，頹然躺下去不作一聲。

由此，那好客氣的黑皮胖子對那西服後生找話攏了。他笑盈盈的說，「哈呀，你先生也是老手啦？」

「這東西那個又不會玩呢，」那後生笑着說，「不說中國，美國人卻差不多個個會

玩。」

「嗚！有這樣的神通啦？你先生是從中國……」

「唔，說老實話，我跑到美國去留學，自己一年到頭不要化錢一個，美國人只喜歡找中國人教他們打麻雀牌，一百個美金一月。我打得好，還要報他們的！」

「嗚……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去幹這個生意呢？」

「唔，你要懂得大文才行呀。」

那後生聽了格格的大笑了。

「美國人也叫麻雀嗎？」那小白臉急急的問。

「叫Po-Jong；中國到美國去的大宗出產就是這一宗第一哩。去年我回國時，正當他們在紐約開了一個會叫做Home and Fashion Show；裏面我國的展覽品以麻雀為第一。」

「噃……！奇怪奇怪，為什麼這東西有這麼大的神通呢？難道這還有什麼學說嗎？」

「有的是！」那後生微的應聲說，「第一，麻雀是一件雕刻，美術品；第二，打麻雀有心理作用的，有個美國博士叫張着醫的，他做了一篇麻雀的心理學，說的真不錯！譬如，我們拿着一張白版，」於是，他一碰說，一碰將

一隻腕子那麼一扭，兩個指頭那麼擡了一擡，

說，「指頭覺得光油油的，好，心裏就想，這一定是張白版了。所以，依心理學說，這叫觸覺作用！」

「嚇……！還有這樣秘密呀。你們把這宗學說闡明了，我們這班打老實牌的還配上桌嗎？」

「嚇……！我們這班老手去了不會發財嗎？」

正在談論得出勁時，門外忽的又叫起來：

「總長出駕！」接着又是一陣革履聲，談笑聲，洋話聲。

總長出駕之後，他們私地開議找地方去打牌了。於是，左推右讓，歸留學生走頭，範翁躬着背走第二，以下就接着黑皮胖子周菊初先生，禿頂羅濟凡先生，晦氣臉黃正翁先生，浦斗胸王儒生先生，小白臉李蝶魂先生一同跨步哈哈的魚貫而出大門來。只有麻鼻子朱隸華先生是僥倖的，大概不會信這些。

鐘打了四點又是三十五分了，大概他們幾位湊得起兩桌罷？倒是還要物色一個脚呢。

十一，一，一九二六。

美的社會組織法出版了 莽

華蓀集題記
東西之自然詩觀（譯文）
半神（譯文）
君山（四至六）

魯迅
范苦（助翔）P村的選舉（長卷）（續）二老（
宗雷譯）窮姑（開蟬譯）孤島中的狂歌（鑑之
通信）則（一）（兆麟）（二）答流氓先生
少室

牧羊人旬刊第一期目錄